

文選

十八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森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

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

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今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革創五等制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

曰典謨訓誥

是以前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

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

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並建五長

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疎之宜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

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

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

九耕之大方也呂氏春秋曰

知其為人不

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

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

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孝經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故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

周易允卦之辭也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不用者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part 173/09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

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

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利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

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

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矣

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謂也

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

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周書文王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

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

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

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

毛詩序曰下譬泉思治也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和

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

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

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

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

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

愿法期於必

涼明道有時而闇

言法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

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原怒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

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

禦厚卞之典漏於末折

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卒折也周易曰剝上以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也侵弱之疊遘自三季

言諸侯秉

棹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疊遘自三季

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疊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

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

禍終于七雄

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

曰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並爭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爾唯舊人爾丕克速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

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粢因於夏禮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

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

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

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家語孔子曰文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

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

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翼諸侯釋位以

天子加之以恭

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

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

柞垂後嗣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史記曰商

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

言懲周以力滅周也

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

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

曰尋用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

國語曰晉國有慶未

嘗不怡史記范

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

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

之釁實由孤立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

懲戒亡秦孤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

毛詩曰忘

我大德思

知陵夷之可患闇主萌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

左氏傳鄭石渠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

乏令主十有餘世

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

爾雅曰然

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侯曰求諸侯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公羊傳曰葵丘之會

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杜預曰示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

立為將軍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

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班固漢書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境土踰溢不遵

舊典

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

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支郡不如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

此宗廟不安也

民之力

也但恃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臣犯其弱網七子衢

其漏網

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轉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

皇祖

夷於黥徙西京病於東帝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言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表益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其欲是蓋過正之災而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肖見盛

非建侯之累也

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

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

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

疑也逮至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睚眦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

漢易於拾遺也

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百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

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光武中興纂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僅及數世茲軌充斥

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

專朝則天下風靡彊曰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廿一夫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曰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嬖嬖于莊

王生子嬖子類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周邊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

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類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類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類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魏氏王替魏氏類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目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

頤叔桃于賓起也王命論曰開于天位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

商天邑鉦征聲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傳玄正都賦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夷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異其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頤鄭伯見號叔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此門入殺王子頤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逆王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閭暫擾而四海已沸

階閭暫擾謂王莽也

薛白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

少帝為弘農王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

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目悼心失圖

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目士無匡合之志歟

聖主

得賢目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蓋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禹功

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

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漢書張博書曰

公卿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

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驪師旅無先定之班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

范曄後漢

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鵠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或以諸侯世位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不必常全

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

迹故五等所以多亂

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